

岳洁琼：后面有好几个临摹的作品吗？这上面都有，我就都拿过来了。

靳尚谊：对。

岳洁琼：首先是最早的是吧？

靳尚谊：最早的。

岳洁琼：我没看应该是最早的，这个是1961年，这个临画没写年代，这是你写的我临的最早一张印刷品是拉图尔的。50年代的中国没有人研究维米尔我看过拉图尔的印刷品，临过他的头像。就是范老师因为说在画册里面，肯定要比在这文字多，那他就说跟你这三张画有关系的，一个是你前面临摹的这个，一个就是《老桥东望》（01：01音）和《最》和《惊恐的阿拉伯妇女》，所以这就是两条线索。这条线索原来在画册里面说的不多，那三幅画画册里面都有了，他也对内容就熟悉，就是说补充一下临摹的作品。比如说当时大家都临摹，还是就你就是这个意思？

靳尚谊：没有 一般人很少，那时候没有原作临什么。

岳洁琼：那你怎么想起来临这个呢？

靳尚谊：我就是喜欢这种风格，当时喜欢这种风格，而且看了以后感觉非常特别，所以我就临了一个，在根据画册临的，画册印刷品很小，我临的也不大，但是比画册是大一点，就这么简单。

岳洁琼：那画册上，因为我们还没找到那本画册。

靳尚谊：它有一个全体的全画的，好像这是个局部。

岳洁琼：它有单独的一个这个局部的照片，有一个图片？

靳尚谊：大概可能是这样，你找找那个画册，那是60年代出的，它不是这个人的专题的画册，是一个综合性的画册里头有他的作品，不是拉图尔的专集，那时候没有。

岳洁琼：就是现在在图书馆找的这个？

靳尚谊：就是这么个情况。

岳洁琼：那个时候61年你已经是 在版画系的时候已经当老师了？

靳尚谊：对。

岳洁琼：同时你那个时候画的是什么作品呢61年前？

靳尚谊：画的12月会议。

岳洁琼：那这个人物造型？

靳尚谊：跟这个没关系，临摹是学习，创作是创作，因为这是收入那是支出。我毕业以后57年到文革前期，这段时间是我认真研究素描进一步熟悉这个东西和研究色彩的一个时

期，这是我自学的很重要的时期。因为素描经过我在版画系五年，就是在油画宣传班懂得那些道理这五年把它实践出来了，以前没做到，知道了一些要求了，但是以前连要求都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研究色彩，素描过程之中同时都要写生研究色彩，研究色彩这张可不是因为解决色彩问题，是研究风格和油画技法的问题，但是临摹油画主要是解决色彩问题，但是跟这个风格也有关系，也喜欢这个风格，主要是这样的。

岳洁琼：这个时候已经跟林岗当同事了？

靳尚谊：没有 离岗一直我都很熟悉的，因为我跟庞涛是同事，我一直跟她学习素描和色彩，我地下老找她，借她的画看，然后请教她，我写生让她改改，这是我的画册上。另外就研究素描，我一边写生，我画了大量的写生和人体的那个时期，那么另外有临摹。

岳洁琼：就是1962年。

靳尚谊：这张就是林岗的，林岗的当时在苏联的同学送给他的一张。

岳洁琼：不这张是苏高礼。

靳尚谊：不对 这不是弗鲁贝尔的。

岳洁琼：是谁的？

靳尚谊：这是林岗的一个，这是苏高礼的。

岳洁琼：这弄错了。

靳尚谊：这那写的苏高礼的。

岳洁琼：没有 这张等于说写到这，这是一个重要更正。

靳尚谊：这不是弗鲁贝尔的。

岳洁琼：这个是谁呢？

靳尚谊：林岗的苏联同学的。

岳洁琼：更正一个重要错误。

靳尚谊：俄国人。

岳洁琼：怎么着他收藏的这画。

靳尚谊：人家送给他了。

岳洁琼：林岗的苏联同学的作品。

靳尚谊：这个人很像弗鲁贝尔。

岳洁琼：就是说他画的很像弗鲁贝尔。

靳尚谊：但是别提这个了，我研究临摹都是，通过临摹也研究结构怎么表现的各种手法，我还临了一张是谢洛夫的。

岳洁琼：谢洛夫在后面。

靳尚谊：不是 是素描怎么没有？

岳洁琼：没有这个吗？少了吗这有吗？

靳尚谊：没有。

岳洁琼：还少一个谢洛夫的？

靳尚谊：就一个头像女的黑头发。

岳洁琼：这都是霍尔拜因，那还少一张。

靳尚谊：这后头有没有？

岳洁琼：没有 就没有了。

靳尚谊：那画册里有吗？

岳洁琼：画册里有，应该从画册里面在找。

靳尚谊：这是第一张？

岳洁琼：对。

靳尚谊：这不是吗临谢洛夫。

岳洁琼：那这个是不是也错了，写的也是临弗鲁贝尔？

靳尚谊：错了。

岳洁琼：在增加一个，这个是哪年的临谢洛夫的？

靳尚谊：都是1962年，这临的东西跟我写生的就不一样，特别生动就概括了。

岳洁琼：那这个有名字吗？

靳尚谊：这个不用名字。

岳洁琼：直接就是临苏联学习作品？

靳尚谊：对 然后这是原作。

岳洁琼：这个临的是原作？

靳尚谊：这不是画册，这都是画册上。

岳洁琼：谢洛夫也是画册？

靳尚谊：都是画册。

岳洁琼：霍尔拜因也是画册？

靳尚谊：那更是画册上的，那哪有原则，只有这张是原则。

岳洁琼：除了那张以外其他都是那个什么，这也是？

靳尚谊：这不是，这油画都是临的油画册上的，但是大部分留学生临的东西，这是张华

清临的。

岳洁琼：明白了，所以还是要补充。

靳尚谊：这里面有。

岳洁琼：这有就是说女贵族这边。

靳尚谊：就是谁临的没有。

岳洁琼：这个是张华清，他临的就是一个局部？

靳尚谊：不 他临的是大块的局部，我临其中的一个头。

岳洁琼：他临的本身就已经是这幅画的局部了？

靳尚谊：对了好多个人物，我临的他临的局部。

岳洁琼：那临的已经是作品局部了，你又从局部里面又选了这个头？

靳尚谊：对了 临一个局部就更容易深入，我颜色像他的，但是造型都比他的好了。

岳洁琼：这个等于是临的原作，你是看着这个原则临的？

靳尚谊：对。

岳洁琼：像这个就属于画册，就是霍尔拜因的这几个都是画册，这个是原则，这个呢？

靳尚谊：也是画册。

岳洁琼：这个是临的？

靳尚谊：就是临的也是临的这个局部跟他一样。

岳洁琼：苏高礼临的这个局部，你这个跟他是同样大的？

靳尚谊：同样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半身头。

岳洁琼：这个是柯罗文？

靳尚谊：对 这是根据罗工柳临的，临的他的原画，一样的肖像，我临的肖像的局部。

岳洁琼：就是罗工柳临的这个原作，然后你从里面临的局部？

靳尚谊：我临的是一个头，他是个全身的，这样能深入进去，要临的一样大很费劲。

岳洁琼：那你就是总共就临过这么多张？

靳尚谊：对。

岳洁琼：基本上都是在1961年和1962年这两年临的？

靳尚谊：对。

岳洁琼：只有这个是1987年临的？

靳尚谊：这就是后来改革开放了。

岳洁琼：这个怎么会是，这个没在这个画册里面？

靳尚谊：有。

岳洁琼：这个是1987年吗？

靳尚谊：没错。

岳洁琼：其他的不都是这么早的吗？

靳尚谊：其他的都是早的。

岳洁琼：全是1962年那个是1961年。

靳尚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张画了，因为苏高礼来的晚，来的晚呢就文革了。我好像在王府井住的时候临的，应该是97年，他写的87年。

岳洁琼：我看一下，我看看给谁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是什么时候，这不知道，因为他当时临的时候，是1960年到1961年的时候临的，苏高礼是那时候临的，那你这个是？

靳尚谊：他写的是87年，我记得是搬到王府井了那时候临的很晚了可能是97年。

岳洁琼：那97年的时候怎么又想起来在临摹了呢？等于前面临摹是很集中的在62年？

靳尚谊：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这个作品，我又在研究油画技法了，这个可能就是画詹建俊的时候，想到他这种风格所以我就想到这张画了，我就问他借过来临，这张画就在他家里好像。

岳洁琼：这个是当时国家要求给这个留学生的任务，让他们临了一大批，他说是给咱们学校陈列馆临的？

靳尚谊：大部分都给陈列馆了，现在罗工柳全拿走了，他的画都拿走了，临的都拿走了，捐给浙江了，现在都管理不善没法办了就是。

岳洁琼：这就是等于是当时您本来要画画家詹建俊，画画家詹建俊的时候就想到了这幅画？

靳尚谊：想到他的风格，所以我就借了这张画来临。

岳洁琼：那是你以前就看过，他是展出过？

靳尚谊：以前看过，那是后来了，因为都是文革以后，他回来的时候都看过，就是他已经回来很晚了，快文革了当时觉得他临的造型不好，颜色是可以的。

岳洁琼：看看詹建俊那张是哪一年的，就大概知道这是哪一年了，1994年。

靳尚谊：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

岳洁琼：反正不是87年？

靳尚谊：不是87年，因为我是在王府井临的，因为我87年还住在三里屯呢，我88年搬过来的。

岳洁琼：根据住处判断一切。

靳尚谊：那个是后来了。

岳洁琼：那个时候是住在三里屯，等于是88年搬到王府井住的，是在王府井这边临摹的？

靳尚谊：对。

岳洁琼：那就是这个年代，你临的这作品后面写的有年代吗？

靳尚谊：没有，这都没有年代。

岳洁琼：上次就是回忆的？

靳尚谊：对。

岳洁琼：所以回头你有什么事得写到本上，要不光靠回忆就不准确了。

靳尚谊：那就是90年代中期临的。

岳洁琼：你临了那个对你画这个有帮助吗？

靳尚谊：当然了，我这个就像画的硬一些，我还想学克林，这已经比别的要硬了，但是达不到人家那种程度，我想学克林的，临摹弗鲁贝尔的。

岳洁琼：这个还写的时期比较清楚，这画上写的94年。

靳尚谊：这就是94年没有错。

岳洁琼：对 如果要是画这幅画的时候，想到的是临这张，就有可能是在94年前后？

靳尚谊：对。

岳洁琼：那其实你临东西都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决定的？

靳尚谊：当然了 就是学习。

岳洁琼：你根本不是说临他这幅画的整个，你就是基本上是剪的你有兴趣的局部临的？

靳尚谊：对 因为局部小，能临的好一点深入，你临一个大画挺大的没必要。

岳洁琼：就是解决问题？

靳尚谊：对 而且临那么大的画，他们临的造型都不行，费了半天劲又找不到原作那样没意思了，小的我可能深入临的比他们还好点。

岳洁琼：所以你选的基本上是在胸以上的头部？

靳尚谊：头部为主，因为一个头解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头是最难的。

岳洁琼：那像这个人画的这个原作，他这是为什么只画半边呢？

靳尚谊：这有意思生动。

岳洁琼：那就是特意的这么画的？

靳尚谊：特意的，这就知道了，但是这张很好画，特别乡弗鲁贝尔的用笔。

岳洁琼：那就是说这个是素描？

靳尚谊：对。

岳洁琼：咱们的课程里面，油画有临摹课吗？

靳尚谊：没有 就是老师想让他临就临，不想让他临就不临，没有规定有临摹课。

岳洁琼：那老师会给学生提这建议吗？你去临临谁。

靳尚谊：有 现在有些老师，孙迅（21：46音）就借我的画让学生临，这是个人的情况。我以前没有让学生临过画，因为临画你得找到好的东西，既没有原作又没有好印刷品，这几年从国外回来，我买了一些好的印刷品，他们看见很好，才拿这个去临，要不然一般的画册没有意义就不行了。

岳洁琼：提不起兴趣？

靳尚谊：不是 没有用处，那画册全印的不好了，没有意义了，临比较要临原作，你得有目的解决什么问题，原作那个色彩才能还原的好。

岳洁琼：那可是您临的这个画册，不是也起了点作用吗，不是这也是临的画册，那时候是限于条件了，看不见原作？

靳尚谊：那这个画册当时算印的还可以，主要是我喜欢这个风格，这个不是解决色彩问题。

岳洁琼：这个确实好看。

靳尚谊：好看不将来我把整个光油一上，我还临了一个88的，一个白头金的特别好，那蔡亮给我拿走了，他看到我在这挂着摘下来强行要走了。我临的都特别好，这张也是杨飞云喜欢极了，特别像欧洲那个味道。

岳洁琼：那88是你同时临的？

靳尚谊：这两张都是同时的，那是60年代。

岳洁琼：这个是62年。

靳尚谊：那时候刚有一本88的画册，那画册印的也不怎么太好，也凑合吧。

岳洁琼：那个时候画册是非常少的是吧？

靳尚谊：少。

岳洁琼：我在王式廓先生家看到他有很多画册，他做展览就去他们家看资料，他那画册都印的非常好，都是从国外买的，他不是去了一次德国吗，从国外买的。

靳尚谊：他是50年代。

岳洁琼：反正去的时间还比较长，那一次那买的那个画册。那就是当时那一批林岗他们，

像你说的张华清、罗工柳他们那一批临摹的作品回来以后在陈列馆展览过吗？

靳尚谊：多次展览。

岳洁琼：他的展览就是让学生因为看不到原作就看这个替代品？

靳尚谊：对 当时一看跟看原作一样的激动，因为他们的颜色都很接近原作，比画册好看多了。那时候中国的颜色不过关，都土油画，一看这个真好，罗工柳当时我看他临的（25：03音）人大的局部好多头，感觉好像看到原作的感觉，罗工柳临的挺好的。

岳洁琼：就是现在的颜料是不是比以前，因为就是说那个买的颜料就是颜色色彩品种多了很多，那这事对画家来说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靳尚谊：当然是好事了。

岳洁琼：就不用自己在调了？

靳尚谊：有的调不出来的，人家欧洲苏联的颜色棒着呢，品种多好看，中国品种少也不好看。比如说遮饰怎么也做不到欧洲的好看，深深不下去，深红做不出来，人家特深。

岳洁琼：那就是材料本身的差距？

靳尚谊：对。

岳洁琼：也造成了人家的效果？

靳尚谊：那当然了，中国的画暗的部分都粉的，人家暗的部分很深很透明，没办法你颜色没有，现在好多了现在。

岳洁琼：是颜料的品种的增多也？

靳尚谊：而且技法上，颜料的水平也提高了，他们颜料80年代还是90年代，颜料厂纷纷到美院来，让我们提意见说跟国外什么差距，天津颜料厂都来过，前不久马莉送我一大批，这个颜色很多就不错了，提高快了已经。

岳洁琼：就那个时候，他们回来以后临摹的那拨就经常展览，就那时候你看了以后张华清的那个，就是那时候临的吗？

靳尚谊：那临的比较晚了，我先临的罗工柳的。

岳洁琼：那你那个时候临的罗工柳的什么呢？

靳尚谊：就是那张。

岳洁琼：您就只临了这一个吗？

靳尚谊：是断断续续临的。

岳洁琼：就是说你看了那以后，没有谁激动就也许临画，就是您最早的是临的是马克西诺夫的？



靳尚谊：那个是我学油画之前，还没正式学油画呢这是我学油画之后，毕业以后更深入的在学习的，这学习一个很长的过程。

岳洁琼：那就是看了那一批他们临的画以后，您就只临了这个没有在临别的？

靳尚谊：不是 同时。

岳洁琼：同时临的这些，张华清的也是这个？

靳尚谊：张华清的这个的是两张，后来我就在临88的是后一点了，然后最后是临苏高礼的，就是这个没几张。

岳洁琼：我的意思是说，看了他们这个，你不是说感觉看了原作似的激动吗，没有临一下？没有看了展览以后临？

靳尚谊：那不可能的，不能借出来，人家都展览很久了，放仓库了我去借去。一开始就是看然后写生。

岳洁琼：那这种呢像罗工柳的这个是你借出来临的？

靳尚谊：都是借出来临的。

岳洁琼：那这种像罗工柳的个临多少时间呢？

靳尚谊：临好多天反正，我在美院宿舍借到宿舍，留学生楼在那临的，然后张华清的是借到哪呢，我忘了也是借出来，都是在学校宿舍，那个大那个放在教室是哪儿，那时候没拿到学校的宿舍。苏高礼90年代是拿到王府井的家里，他那不大也就这么大，临画册就是借的画册，就这几张。

岳洁琼：还是对了解临摹增加了一些认识。

靳尚谊：因为这是研究油画色彩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写生就是临摹就是这两种。

岳洁琼：那怎么没有进入正常的教学呢？

靳尚谊：一般的学生都不爱临，也没有好的东西临。

岳洁琼：那现在咱们也有一点收藏了吗？那能临了吗？比如说大家上一次，您当时80年校庆的时候，不是也带其他老师捐了一批画吗？

靳尚谊：人家临中国油画干吗，中国油画色彩不行，要临临外国的，临什么中国的，他们不是有一批留学80年代到比利时到哪儿，人家都在欧洲临，临中国油画开玩笑吗，本身颜色都不过关。欧洲油画到中国来了，有些人在这临摹展出的时候，那就限制很多。

岳洁琼：比如说意大利无菲齐这个展览，这个展览作品您觉得怎么样？

靳尚谊：水平不高很差。

岳洁琼：不是正常的藏品？

靳尚谊：一级品根本不拿来，三个名家的最次的作品拿来了，外国人精着呢都唬中国人，中国人全不懂，连咱们陈列馆的人都不懂，哎呦不得了，其实我一看原来那根本不行，好画家的坏画看不看无所谓，好画家的好画必须得看。我现在就不是什么都看了，就看最大画家的最好的那张画，其他不看了这才行，你的眼力得非常高非常高的。其实画画也是这样要求，你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必须是一流的，就是好画家最好的这个标准，一般标准以为差不多了，那根本没用，你就进步不了了，这个学习的过程最重要就是提高眼睛的过程，你辨别出哪是好画，哪是最好的画能辨别出来，你画画画好就有可能了，不然根本门都没有。

岳洁琼：就是标准确立了。

靳尚谊：为什么有人一辈子画不好，眼睛根本上不去画不好，有人为什么不进步了，他觉得已经很好了，就不行了就这么回事。我的好处就是我的眼睛特别高，我一直在不断的往最高标准追求，我老去看而且重复的看，我在北京看画册，好多人早就不看了，我都是大画家我看什么画册，连出国展览都不想看了，好多人已经是这样的。

岳洁琼：就是眼力非常重要？

靳尚谊：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全国少有。

岳洁琼：所以说您是比较持久的钻研这个东西。

靳尚谊：因为另外呢我比较谦虚，所谓谦虚呢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谦虚了，谦虚不是说我故意的，我真是这么认识的，我跟人家差距是得有，别人说你太谦虚了，你已经这样了你还觉得自己不行，他就不了解是这么个情况。

岳洁琼：因为你不是跟一般的人比，比如说是看我和维米尔这个有什么？

靳尚谊：就是世界顶级画家的最重要作品比，我不是跟一般人，也不是跟好画家的一般作品比是这样的。

岳洁琼：就是因为标准不一样的？

靳尚谊：标准差距太大了，画画就是每个人画的画也是很不一样的。我的好处我的水平还比较稳定这就好在这了，但这要写意呢，那个很不稳定那个谁也做不到，但是我这工笔的画的细的那种就能稳定达到一定水平。

岳洁琼：那一张我上次来的时候是红衣服吗？

靳尚谊：不是现在改了。

岳洁琼：就是你又重新画的？

靳尚谊：不是就在那张作品上，现在还没改好呢，我想改一张就跟意大利的古典的侧面像，我现在没改好呢。

岳洁琼：我上次来记得不是这个颜色。

靳尚谊：不是这个颜色。

岳洁琼：我印象里面不是这个颜色。

靳尚谊：这个背景也改了，背景改的紫一点淡一点了，把衣服变成这个了，但是还不行为什么呢？太真实了，这个古典的画真实有一种艺术品的感觉，有一种古朴的那感觉。

岳洁琼：因为那天你不让我看一下，当时有个画片吗，对这个。

靳尚谊：这个颜色不对了，但是感觉它是一种整理过的很古朴的这种感觉，那就有意思了，你把现在人画成一种很古朴的，就是很艺术性的东西了，这一真实那没劲了没意义了。这都在整理，造型在整理，色彩在整理，在唯一的没办法中国人黑头发，这黑头发就没办法了，那没办法我要把这个弄淡一点，就是在淡一点，而且都统一而且皮肤的颜色要一个色变成素描，造型都得加工过里头有线等等，它有一种装饰趣味。

岳洁琼：那把它挂的像日本人似的，弄的很厚的粉呢？

靳尚谊：不是 要弄成一个色像画素描的感觉，不要有那么多真实的东西，你看这个颜色跟现在不一样了。还有一张画非常好，有三张侧面像。

岳洁琼：这个已经比上一次那个？

靳尚谊：好看了。

岳洁琼：感觉强烈，而且它已经有点不真实的感觉了。

靳尚谊：但是还要再不真实，就是颜色在统一，没有太多的颜色，但是有装饰这个造型都得整理过，都加工过了就好了，头发还得在淡一点就好了，让他都差不多，你看这个就一个色似的感觉，就有一种古朴的感觉，这个造型都整理过的，都不是真实的

岳洁琼：你看这个衣服全都是带花纹，是不是花纹就增加了他的装饰性？

靳尚谊：中国没有，现在没这种，我也想找这个，但是找不到这种画布。

岳洁琼：我觉得这个跟这个都是？

靳尚谊：而且现在头饰零碎太多，中国不行我顶多加个项链加个耳环，这衣服怎么画的有装饰性，这都得加工。

岳洁琼：这个就是背景感觉有纯净的感觉。

靳尚谊：这个颜色在接近一点，在统一点，没有这么冷暖这么鲜明可能这个装饰性就出来了。

岳洁琼：这个已经很好看了，我就说咱俩标准不一样，我觉得已经很好看了。

靳尚谊：一般人觉得很好看了，但是还不够古朴，那样就更高级了。

岳洁琼：我刚才往这一看，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上次不一样了。

靳尚谊：是不一样，有很大变化，背景都已经改了，但是背景还要在浅，头发要在淡一点点，皮肤的颜色在一样一点，在加在线，这弄的很装饰很讲究就行了。

岳洁琼：你怎么还没有画变形的呢？

靳尚谊：我现在变不了，我想画画不出来。

岳洁琼：有变的一点的吗？

靳尚谊：这张我就想变形，画成那种平面的东西有线，我想画成这样，就画不出来，可不容易了，这张想破坏一下，在平一点颜色在活跃一点。

岳洁琼：这张是不是我上次看完以后，你又改了没有？

靳尚谊：改了一点。

岳洁琼：皮肤改暗了，这个跟背景有点平面的感觉。

靳尚谊：比上次平了，但是还不够平还得在平，得加强一点，在平一点。

岳洁琼：这个已经比上次感觉平面了。

靳尚谊：但是其不够，这张首先得破坏。

岳洁琼：咋个破坏法？

靳尚谊：就是刷平了再加粗。

岳洁琼：这是复制的还是原作？

靳尚谊：原作。

岳洁琼：这是你买的？

靳尚谊：别人送我的，你看人家写意，苏联的画我做不到，人家颜色关系多好，画的特细致，我现在是学皮萨罗（42：35音）的。

岳洁琼：皮萨罗就是还是小点的。

靳尚谊：学皮萨罗的接近。

岳洁琼：他这种是不是大的笔刷的？

靳尚谊：对。

岳洁琼：而且你看他的腿这地方就是大感觉一弄就出来。

靳尚谊：这感觉好一看很对很厚，这不是很容易的，这写意很不容易。

岳洁琼：这也是非常熟练凭着感觉就下笔了？

靳尚谊：我现在已经画工笔太多了，写不起来了。

岳洁琼：这个是谁的？

靳尚谊：弗鲁贝尔的，你看人家笔触。

岳洁琼：这就能看出来，你换一个大一点的笔呢？

靳尚谊：这跟那没关系，这是习惯。

岳洁琼：你整个把它给弄平了？

靳尚谊：弄平了。

岳洁琼：我看你这个变化以后才能看出来，原来上一次的时候，你说把它怎么弄，我就没太理解，这变看了你又加深了以后更平面了。

靳尚谊：但是还得在平，这个难在哪儿，既要平得有东西，不能简单化，难就难在这了，但是有的画是平的。

岳洁琼：这是谁的？

靳尚谊：也是欧洲的，你看你要平必须线要加强。

岳洁琼：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线。

靳尚谊：我现在还不敢把线加强，要在画一张画线要加强，但是这里头也不是很平也很复杂，是不是你看？

岳洁琼：对。

靳尚谊：你看线加强学问也很大。

岳洁琼：就像你说的，虽然平了但是层次还是一个问题？

靳尚谊：对了，你看这很细微的变化，就这么一块平的那么复杂，这都不是很简单，就是一种形式出现学问大着呢。所以我现在是转，我又画这样又画那样的，这种人也少见。

岳洁琼：而且你刚画完这么细的。

靳尚谊：厚重的马上要来这个。

岳洁琼：今年办了这样一个展览，明年在出来这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靳尚谊：今年我要由这张开始。

岳洁琼：画几张呢？

靳尚谊：要连续画平的东西，那边还有一张。

岳洁琼：那张又画了吗，上次看过以后又画了吗？

靳尚谊：都是开始，这张小稿子挺好的？

岳洁琼：对 这张背景是不是画了？

靳尚谊：原来背景比较粉。

岳洁琼：我还有点印象。

靳尚谊：背景加重了。

岳洁琼：而且肩膀这一块画了？

靳尚谊：没有。

岳洁琼：那就是背景动了以后…

靳尚谊：主要是背景动了。

岳洁琼：这个颜色挺好看。

靳尚谊：现在这个颜色问题不大了，但是造型还不太行，就是这人皮肤颜色都可以，但是造型还不够厚实，还得有变化还不够，太细了还得在粗犷一点，还得在强烈一点。你看他这里头复杂着呢，又是平你包括这个都复杂着呢，有很多的东西这里头，我这个就弱了颜色都可以。

岳洁琼：这个颜色挺好的。

靳尚谊：但是怎么粗犷起来。

岳洁琼：你看这个边线做的挺好的？

靳尚谊：对 很强，你怎么让它强起来不是容易的事，我画的太拘禁。

岳洁琼：他这就等于这个线特别的好。

靳尚谊：既有线很强烈，这个对比特别强，里头又很爽快画的，不那么容易这学问大着呢，我现在就想改这两张画开始，然后这两张还是这一类的，在画就全是线了，要底子很薄的一个色的这种。

岳洁琼：那他这种能从中国书法里面，比如说以吸取那个？

靳尚谊：不一样，这完全是西方式的线，这个线跟他这个机构体积有关系，这个线就很粗的。

岳洁琼：这个线就是压缩的面是吧？

靳尚谊：对 你看这个身体变化还挺多挺好。

岳洁琼：那这两张跟刚才的头像方法一样吗？

靳尚谊：一样 你看这样的，这很强烈，很简单但是这个线很强也挺好，真跟平图差不多。

岳洁琼：这脸真个就是素描？

靳尚谊：就是线。

岳洁琼：那你素描很好？

靳尚谊：不是你敢不敢这样做，他有时候老舍不得那些变化，一有变化又拘禁了就弱了，

所以现在都没想好，因为这都是一种形式，你形式得很统一很协调才行。

岳洁琼：你就豁出去了，到这就随心所欲了。

靳尚谊：说起来很容易。

岳洁琼：就已经想随心所欲了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给弄出来？

靳尚谊：对。

岳洁琼：这个真是挺好看的。

靳尚谊：这也挺好的。

岳洁琼：也是这个人的？

靳尚谊：对 就是这个人的。

岳洁琼：这是那个国家的？

靳尚谊：这就是欧洲的还是哪个国家的，近代的也就是20世纪初的，前一段我们到日本去看过他的个展。

岳洁琼：这个挺好看的，你回头慢慢在研究今年的新作。

靳尚谊：画的太拘禁了爽快不起来，笔触太小，线在粗一点在平一点笔触在稍微大一点就这样。

岳洁琼：那现在主要是莫迪阿尼这种？

靳尚谊：接近这种，还有埃贡席勒，这两个综合。

岳洁琼：那你怎么没选择马蒂斯的呢？

靳尚谊：那个更难画了，那个可不容易，那两个还严禁一点和我的接近一点，这个画面整个布局都非常生动的，布局又很严格，你看这线乱极了也没法学。我这种办法可以画的很生动了也很深厚，这张水平算高的了，但是现在一平面化就不一样了，这都是明暗的那种。

岳洁琼：当时能画出来这种灰调子就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是非常好的，那你现在就等于完全舍弃了灰调子了？

靳尚谊：强烈很好看，也很协调，不管灰调子还是不灰调子它得协调。

岳洁琼：这画就年轻了，感觉像年轻人画的。

靳尚谊：因为平面化就是这个，平面化是现代的东西。

岳洁琼：如果这个你拿出去别署名人家想不到是你画的，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靳尚谊：但是还不够，还容易看的出来，因为造型是严格的，光平面化一点。

岳洁琼：你的目标是什么呢？画这个的目标？

靳尚谊：就平面化，很简单这个平面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是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

平面化，格林伯格文章就说什么叫现代主义？平面化，为什么平面化就是现代的？

岳洁琼：不知道这个。

靳尚谊：作为理论得思考。

岳洁琼：我想我在那看过什么吗，没有自己想过这个问题。

靳尚谊：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琢磨出来了。

岳洁琼：是什么呢？

靳尚谊：一平面化就有装饰趣味。

岳洁琼：就是不真实了？

靳尚谊：对了。

岳洁琼：因为三维的是给你一个？

靳尚谊：以前的标准就是真实，由古典一直到意象派，19世纪全是体积空间的，虽然风格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体积空间的真实的东西，也就是说写实，意象派该写意了，到现代主义就是由塞尚开始，就风格化了，所谓风格化整个的趋势是平面化的趋势，平面化就是装饰趣味，不真实像艺术。简单讲就是这样，真实不是主要东西了，但是这些平面化的妙处全是真实里提炼出来的，不是我不要真实了，我是把真实变化了，它还有真实的所有因素都有，就是体积空间包括色彩关系都有，但是一平面化了，有装饰风就是一张画好看了。

岳洁琼：那有没有一种？

靳尚谊：我的解释比理论家解释要深刻的多，他们叫故弄玄虚，我是有个性我有创造，我有新的观念，这全是瞎掰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平面化，好看了多样了不真实了就是这个。

岳洁琼：就是更像画了。

靳尚谊：不像照片了，这样就能存在了，也符合人的心理了。

岳洁琼：就是说摄影出来以后，已经取代了那个三维，所以它要跟摄影有差别，我要做到你摄影做不到的？

靳尚谊：对了，这个摄影绝对做不到。

岳洁琼：这个摄影做不到，我就用这个拉开跟摄影的距离，就把它给平面化了。

靳尚谊：这是后人的解释，其实不是这样。这是画家到一定你说马奈，我看那本书意象派四重奏。

岳洁琼：我也看了。

靳尚谊：你体会到里头的学问在哪儿？

岳洁琼：不会画画估计就体会很少。



靳尚谊：首先讲的马奈草地上午餐参展被刷掉。

岳洁琼：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能在现实中产生的一个…

靳尚谊：不是他改变的一个评价的标准，原来全国美展沙龙标准是什么呢，一个是古代题材一个是画的很细致，这是他们的标准，他呢变了，一个写了粗糙了，一个画当代生活了，这就现代主义的出现，马奈已经开创了现代主义。慢慢到现在现代主义成了主流了，两个变化，一个它已经商品化了，通过画廊出售了，画廊一出人们不是定见了，我去买风格就有了，我喜欢这个风格了，我不喜欢那个风格了，他描写都是我们买画人的生活，中产阶级这些人，不是皇帝收藏贵族已经不是那些人收藏了，所以社会需求的变化审美的变化，推动了画家跟时代跟审美是走在前头的。

岳洁琼：就是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

靳尚谊：就开创了现代绘画。

岳洁琼：他画的很多，比如说都从家里面看到外面的街景什么的？

靳尚谊：他画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吃喝玩乐，他们的生活就这个东西，这张我是在去年到美国去看到了原作，太棒了原作，我就拍了照片，但是一拍照片就不一样了，看原作跟不看原作大不一样。

岳洁琼：我就觉得你上次说的，就是买这个看了原作以后，到时候能提醒你原作的感觉？

靳尚谊：对 就是这个，所以你看我这画，你觉得年轻人画的，它为什么呢？它新它不是老的办法了，它符合时代人的欣赏趣味了。其实我现在已经喜欢这样的画了，我已经不大喜欢很古典的东西了，维米尔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观念的东西在里头。

岳洁琼：另外还有一个是您有没有一个很敬重比如说觉得他是画的非常好的一个大师，所以你技术上要达到这个水平，有这个心思在里面？

靳尚谊：这个没这个因素，但是我要临维米尔的东西，让人猛一看的画像原作，我是基本能做到，我有这个自信，因为我基础好，所以我临那个头像，一遍两遍就接近他的大感觉了，但是做不到他表面的那种微妙的东西，但是大感觉我能做到，基础就决定了。但是一看到这是维米尔的原作，仔细一看又不是，所以这是一种当代的观念这是一回事了。总体我现在已经不大喜欢以前古典的东西了，包括最后这几张我已经不大喜欢了。就这两张，前头还有一张。

岳洁琼：前面是哪张？

靳尚谊：前头是这张，这个比较早一点，2000年。

岳洁琼：这是小松吗？

靳尚谊：不是这是我的学生。

岳洁琼：这个轮廓现在就已经？

靳尚谊：也时候已经开始平面化了，但是这是我偶然想起来做的。这个完了以后又是写实的了，这是02年以后了，然后由这开始。

岳洁琼：这是有意识的？

靳尚谊：有意识的平面化了。

岳洁琼：这是08年了。

靳尚谊：这就很近了，但是这几张现在看已经太弱了不够强烈，就是线不够强用笔还不够痛快过于工整了一点，已经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就希望在粗犷一点在加强一点，心情这有变化了，人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画古典的那心情已经没有了，当然也太累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张我一直想这样，但是还没做到，就试试看吧，就是要破坏。

岳洁琼：这样画画才有兴趣，自己给自己设置新课题？

靳尚谊：我是不段有新课题的，其他人早就在重复了，像詹建俊已经不断的在重复了。

岳洁琼：这就是自己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新课题。

靳尚谊：因为你有这种要求才行，你没这要求那也不会有…

岳洁琼：这跟你看年轻人的小学是不太一致的？

靳尚谊：我看小剧场的话剧。

岳洁琼：是哪几个剧？

靳尚谊：《恋爱的犀牛》

岳洁琼：那个是演了很多轮的？

靳尚谊：那个是最早的。

岳洁琼：先锋剧场的。

靳尚谊：现在好多，我就对那个挺感兴趣的。

岳洁琼：现在的很多戏剧的手法都挺多的，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现在是什么呢？你还是跟年轻人的生活是很贴近的？

靳尚谊：对 就是我逐渐了解他们了，而且我欣赏的趣味也在变化，我不是老一套，欣赏的不变，而在变化。

岳洁琼：就跟喜欢什么口味，就一直是那个口味，你现在不断的还能有新口味。

靳尚谊：在不断的变化，但是用老办法我想来个大写意，就像画你那个没写意成。

岳洁琼：我还想着这个要变一下吗？

靳尚谊：那是老办法的大写意跟这个一样的道理，就得放的开，但是现在还放不开，老想画成的东西，一大写意就可能画坏，就不可收拾容易这样，保险点还是原来的办法。

岳洁琼：还是太谨慎了，还应该更胆大一些，画坏一次试试吧？

靳尚谊：我想试但是试不成，但是你这张还可以，我弟弟这张画的不如你这张好，还是比较放松，有点这个笔触好一点，但没那么厉害，大写意不够，一般人看这张挺好的，很容易达到一个很稳定的水平。

岳洁琼：就是一出手水平就这样了。

靳尚谊：但是再往前走就不那么容易，我弟弟那个就有点问题，就是脸上几块东西没整理好，那个就难了，现在精力不够。

岳洁琼：等90岁的时候，就大笔画。

靳尚谊：但是画不成也没人用我了。

岳洁琼：画抽象的呀？

靳尚谊：抽象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岳洁琼：画花或者什么的那种？

靳尚谊：你看这个，我现在研究毕加索的还真棒。

岳洁琼：这个是毕加索吧？

靳尚谊：对 他的有些东西我挺喜欢的，你看这个非常好看，很强烈但是真做不到。这是他早期的，多好很生动。

岳洁琼：有点童真的那种感觉？

靳尚谊：很随意的，你看立体派这是早期的很严格的，后头这些肖像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都是早期的。我买他几张肖像就是特别好看的，这是毕加索的。

岳洁琼：这是他那蓝色时期那？

靳尚谊：蓝色时期的，更不容易做到了。我买了几张变形的，特别好看，我只能欣赏了，我是做不到。就这一类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岳洁琼：这个也是毕加索的？

靳尚谊：这个是早期的。

岳洁琼：这个跟刚才那个还不太一样？

靳尚谊：他这个造型还可以各种各样的哈，但是都很好看。所以艺术变化是余悸很大的，这个也是变化的，他跟他们又不一样，他真平你看但是感觉还是很厚实，所以不是简单的

事情。

岳洁琼：你在来一种新的平面的东西，所以人生老有趣味，他老在这个实验。

靳尚谊：老在研究问题有意思，要不然待着重复画东西有什么劲。

岳洁琼：这样才有意思，有变化的东西，想想齐白石然后在出来一个新东西，也要变一下。

靳尚谊：现在已经不是色彩问题了是造型问题。

岳洁琼：你这个怎么没考虑加一个风景或者是什么的东西？

靳尚谊：什么风景？

岳洁琼：比如说画成一个纯室内的东西没有人？

靳尚谊：没有 那样那个是画什么呢，表现什么呢就不清楚了，那就是纯风景，纯风景室内风景不如到室外画风景了，室内必须跟人的活动有关系。

岳洁琼：谈的很好。